



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

全球基金的彼得·桑德斯认为，经济学家应当多关注全球卫生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让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所有人都深感意外。新冠疫情给世界造成了重大的宏观经济成本，然而，直到最近这一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脱节让彼得·桑德斯深感困惑。桑德斯是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执行董事，拥有金融和卫生领域双重背景。此前，他曾担任过渣打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英国卫生部董事会首席非执行董事、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企业联合会董事会成员。

为了提高 IMF 对抗击新冠疫情的贡献，IMF 成立了全球卫生和大流行应对工作组 (Global Health and Pandemic Response Taskforce)。在接受该工作组负责人鲁奇尔·阿加沃尔采访时，桑德斯对全球卫生、疫情以及经济学家应该引起重视的原因进行了反思。

F&D: 在疫情初期，您曾写过一篇文章《当金融崩溃时》，研究了经济学家未能预见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灾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桑德斯： 在离开渣打银行后，我曾在哈佛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研究员，研究全球卫生经济学和金融学，尤其是在流行病领域。在金融或经济领域，包括 IMF，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对此，我十分感兴趣。具体来说，我确定了 15 个曾暴发过传染病的国家，并查看了 IMF、标准普尔、经济学人智库在这些疫情暴发前后两年发布的国家报告。虽然在疫情暴发后发表的 IMF 报告中有 63% 提到了疫情，但在疫情暴发前发表的报告中，没有一份强调过疫情风险。这种现象并非 IMF 报告所独有。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盲点呢？首先，人类，甚至是经济学家，都不擅长预判发生概率低但影响程度大的事件。对于这类事件，我们要么过分夸大，要么完全忽视。人们往往只去关注自己了解的风险，像 IMF 这样的机构，流行病学等相关问题并非它的专长，它也没有关注过这些问题。卫生和经济学领域都是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领域，但从事这两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对彼此的专业术语一窍不通，因此，也很难理解对方的专业。

F&D: IMF 可以从哪些独特视角提前评估此类疫情的影响呢？

桑德斯： 疫情小规模暴发的情况时常发生，但偶然情况下也会出现感染人数激增的现象，这与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看到的情况一样。与 IMF 评估一个国家应对流动性冲击等其他宏观经济挑战的能力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疾病暴发脆弱性以及疫情应对能力进行评估。在流行病学问题上，IMF 可以借鉴其他机构的经验，但要侧重于疫情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这就需要用到 IMF 的核心专业技能和能力。

F&D: 新冠疫情是否从宏观角度突出了健康问题？您认为像 IMF 这样的机构现在会更加关注健康问题吗？对此，您持乐观态度吗？

桑德斯： 如果新冠疫情都无法让 IMF 这样的大型机构意识到传染病会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我真不知道什么才能让它们信服了。这种影响甚至比全球金融危机还要严重。这场疫情也让我们看清了疾病与经济之间的传导方式，比如谁获益谁受损，其中就有一些现象出

“作为一名银行家，我曾听人们说过，‘时间就是金钱。’而在全球卫生领域，时间就是生命。”

人意料。但现在，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再这样说：“如果要我来评估未来的经济风险，我会忽略潜在疫情带来的威胁。”

F&D: 以您站在全球基金的视角来看，为了挽救生命，支持大规模的经济复苏，我们近期应当优先推进哪些重要工作呢？

桑德斯： 我们之所以成立全球基金，就是为了抗击上一次暴发的严重疫情——艾滋病。目前，艾滋病已造成全球近 4000 万人死亡。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抗击规模最大的传染病。在新冠危机爆发时，我们快速响应，在 2020 年 3 月就确保抗疫资金到位。自此，我们已经投入了大约 40 亿美元。全球基金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病毒检测、个人防护设备和氧气等非疫苗类卫生防疫物资，在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抗击疫情方面，我们一直都是最主要的一股力量。

想要战胜这场疫情，我们必须扩大范围，提高响应速度。抗击传染病的基础逻辑就是要快速打击，因为，战胜传染病和让传染病蔓延开再战胜传染病，产生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我们在应对传染病时，一定要避免片面问题。疫苗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但仅靠疫苗无法战胜新冠疫情。我们必须扩大抗疫要素，对疫情做出更加全面的反击。

F&D: 这场疫情是否影响了全球应对其他主要疾病的能力？

桑德斯： 新冠疫情是迄今为止对我们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影响最重大的事件。全球基金最近发布了 2020 年成果报告；我们成立 20 年以来，抗击这三种疾病的关键成果第一次出现了逆转。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大多数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新冠肺炎。在采取应对措施时，我们既要考虑新冠疫情的直接影响，也要考虑疫情对其他疾病产生的连锁影响。

F&D: 新冠疫情能否促进我们对全球卫生采取

综合应对办法，不仅仅是针对具体的疾病，而是在更广范围内通盘部署？

桑德斯： 地球上存在着大量的病原体，我们要做的就是保障人类不受各种病原体的侵扰。挽救了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但他们后来却死于结核病，那么，治疗新冠肺炎便毫无意义。另一个启示是，我们必须学会从首尾相连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参与部署新医疗工具的工作人员，要与开发人员以及推广人员合作开展工作。

第三个启示是，时间的价值。作为一个银行家，我曾听人们说：“时间就是金钱。”而在全球卫生领域，时间就是生命。但在全球卫生领域，我们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有时我们会瞻前顾后。我们对新冠疫情的响应速度前所未有的。我们应当把这种紧迫性带到其他疾病的应对过程中。

F&D: 最近，有一个好消息，有一种疟疾疫苗获得了批准。您对其他领域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发展情况是否持乐观态度？

桑德斯： 为抗击疾病，我们会研制像快速诊断检测试剂盒和疫苗等类似工具，在这些工具的开发周期上，我们曾做过一些假设，但新冠疫情期间的经历，彻底打破了我们之前所做的假设，也让我们对开发其他疾病应对措施需要多长时间的预期提出了质疑。新型疟疾疫苗 (RTS,S) 的审批，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全球基金也为这类疫苗的研制投入了大量资金。当然，不止这些，我们还曾与结核病防治领域的工作人员做过交谈，对于在四五年内我们有可能研制出疫苗，他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一直在问，如果我们只花一年时间就研制出之前从未见过的病毒的疫苗，那么，对于要等四五年才能研制出一种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疾病的疫苗，我们有什么理由感到高兴呢？我们需要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ID**

为控制篇幅和行文明晰，我们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辑。